

文学小丛书

荷花淀

孙犁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学小丛书

荷 花 淀

孙 犁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徐中益

荷 花 淀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29,000 开本787×940毫米 $\frac{1}{32}$ 印张2

1959年6月北京第1版 1979年1月湖北第3次印刷

书号19019·1228

定价0.18元

前 言

孙犁同志是个有独特风格的作家，而且他的作品里有着显明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这表现在他的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中，但更突出地表现在他的短篇小说中。

他写过将近三十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都是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的斗争生活的。

作者是河北省安平县人，他自抗战爆发参加革命后，就在家乡冀中根据地工作，1939年调到阜平一带山区，抗战胜利后又回到冀中。所以他的作品，如果从背景上看，大体可分为两组：一组是以冀中为背景的；一组是以阜平一带山区为背景的。

这里选四个短篇小说，都是以冀中为背景的。

抗战期间，冀中是遭受日寇蹂躏压榨得最厉害的地区之一，但那里也是对敌斗争最开展的地区之一。《采蒲台》和《荷花淀》就是反映这方面情况的

作品。

作者喜欢通过日常生活事件和用侧面描写来反映重大的主题，《采蒲台》就是通过日常生活事件，通过小红一家人的困苦生活以及她们母女到敌占村镇卖席的遭遇，反映日寇对人民的蹂躏和压榨的。就在这日常生活事件里，我们会强烈地感到：在日寇统治下，人们简直一天都没办法生活下去。可是人们并没有哭哭啼啼，甚至没有愁眉苦脸，你看小红卖席时的情景和她的那些话。在这里，作者是赋予了小红以浪漫主义的色彩，但这个人物又是多么真实。她概括地体现了冀中人民的理想、愿望、对敌人的仇恨和必胜的信心。

《荷花淀》是描写人民的抗日热情和抗日武装斗争的发动、开展情况的。

这是一篇被公认为最富于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作品。

从那对青年夫妇话别的场面里，从对那次小小的战斗以及对白洋淀自然风光的描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把生活提高了、美化了。这提高、美化显示了作者的理想，然而这又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的，因而作品里的每一个人物、每一个情节都是真实的，决没有虚夸和粉饰。

作者很擅长描写解放区妇女的心理、思想感情

和斗争生活，他的作品绝大部分是以妇女为主角的，而这些妇女都是象金子一样坚硬，象水一样明亮的人物。

在这四篇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民的爱、对家乡的爱洋溢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和表现方法是相当独特的；作者的笔调是富于诗意的。这些作品的结构是单纯的；描写是细致的；语言是朴素的凝炼的。这一切就形成了孙犁同志那种抒情的、明净的、清新秀丽的风格。

编 者

目 次

采蒲台.....	1
荷花淀.....	13
嘱咐.....	23
光荣.....	35

采蒲台

越过平原，越过一条大堤，就是白洋淀水乡了。

这里地势低下，云雾很低，风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芦苇万顷，俯仰吐穗。

自从敌人在白洋淀修起炮楼，安上据点，抢光白洋淀的粮食和人民赖以活命的苇，破坏一切治渔的工具，杀吃了鹅鸭和鱼鹰；很快，白洋淀的人民就无以为生，鱼米之乡，变成了饿莩世界。

正二月间，正是环境残酷，白洋淀的人们没法生活的时候，县里派我到这一带组织渔民斗争，就住在采蒲台。

采蒲台是水淀中央的一个小村庄，平常敌人“扫荡”不到。这里，房屋街道挤的象蜂巢，一条条的小胡同，窄得两个人不能并肩行走，来往相遇，只能侧身让过。一家家的小院落，飘着各式各样的破布门帘。满街鸭子跑，到处苇花飞。

家家墙上张挂鱼网，墙角安放锅灶，堆着鱼篮虾篓和打死的水鸭子；院里门前，还要留下一块地方，碾苇和编席。

支部书记把我领到紧靠水边的曹连英家去住下。曹连英四十来岁了，老婆比他小几岁，一个姑娘十七岁了，名叫小红。

连英不好说话，一心做活，手里总是不闲着。媳妇是个活泼敞快的人，好说好笑；女孩子跟娘一样。

支部书记把我安置下了，就要回去。连英的媳妇跟出去，小声说：

“叫同志吃什么呀？”

支部书记说：

“你们吃什么，他就跟着吃什么吧，他知道我们这里的困难。”

“我们，”连英的媳妇笑笑说，“我们光吃地梨。”

支部书记低头想了想说：

“先熬几天，等开了凌再说。”说完就出门走了。

每天，天不明，这一家人就全起来了。曹连英背上回子，沿着冰上的小路，到砸好的冰窟窿那里去掏鱼。他把那有两丈多长的竿子，慢慢推进冰底下，掏着捞着拉出来，把烂草和小鱼倒在冰上……

小红穿一件破花布棉袄，把苇放在院里，推动大石碾子来回碾轧。她整天在苇皮上践踏，鞋尖上飞破，小手冻的裂口。轧完苇，交娘破着，她提上篮子去挖地梨。直等到天晚了才同一群孩子沿着冰回来，嘴唇连饿带冻，发青发白；手指头叫冰凌扎的滴着血。娘抬头看见，眼里含着泪说：

“孩子饿了，先去吃块糠饼子吧！开了凌，我们拿上席到端村去卖，换些粮食。”

小姑娘嚼着冰硬的饼子说：

“粮食，粮食，什么时候我们才有粮食吃呀！”说完，她望着我。

娘笑着说：

“对，跟同志要吧！他是咱们的一个指望，他来了，我们就又快过好日子了！”

我看在眼里，也酸酸的难过，就说：“开了凌，我们去弄些吃喝来！”说着，连英也背着回子回来了，把鱼倒在筛子里。媳妇赶紧接过来，拿到门口水边去淘洗干净，又喊女孩子升火做饭，给爹烤干那湿透的裤子。

曹连英说：

“淀里起风了，凌就要开！”

这一晚上，我听见小红和两个青年妇女（她们的丈夫全参军去了）在外间屋地下编席。她们编着歌儿唱，一边在竞赛着。我记的这样三首：

快快编，快快编，

我小红编个歌儿你看看。

编个什么歌儿呀？

眉子细，席子白，

八路军同志走了你还要来！
这些日子，你睡的谁家的炕？
他家的席子，
可有我们的白？

你们什么时候来？
你们什么时候来？
我思念你们，应该不应该？
你们远出在外，
敌人，就上咱的台阶，
你快快打回来！
你快快打回来！
这样艰难的日子，
我们实在难挨！
我的年纪虽然小，
我的年纪虽然小，
你临走的话儿，
记得牢，记得牢：
不能叫敌人捉到！
不能叫敌人捉到！
我留下清白的身子，
你争取英雄的称号。

风越刮越大，整整刮了一夜。第二天，我从窗口

一看，淀里的凌一丝也不见，全荡开了，一片汪洋大水，打的岸边劈劈拍拍的响。

这天正是端村大集，各村赶集的小船很多。

小红和她母亲，也要带着编好的席、织好的网，到集上去换粮食，我也愿意跟着到集上看看。自家的小船就系在门口，迈过矮矮的篱笆，小红抱过席捆来，放在船上，娘儿俩摇船走了。到了端村，各处来的小船全泊在村当中那个小港里，小红卖网，娘去卖席，我到各处去转转，约好早些回来。

端村是水淀有名的热闹地方，三面叫水围着。顺水可以下天津，上水通着几条河路；北面一条大堤，通到旱地上的大村镇。

赶集的人很多，那些老乡们都是惊惊惶惶的，鬼子汉奸浪荡女人，在街上横行乱撞。过了木桥，便是网市，有两排妇女对坐着在那里结网卖网。她们把织好的丝网，张挂在墙上，叫太阳一照，耀眼光亮，把回子网兜放在怀里，抖露着叫过往的人看。小红坐在里面，她对那些过往的渔夫们说：

“你们谁买了这一合，我保管你们发大利市，净得大鱼！”

一个青年渔夫翻翻看看，就又放下了，苦笑着说：

“网是好网，借你的吉幸，也能捞大鱼。可是有

什么用啊，鱼比屎还贱，粮食比金子还难，白费那个力气去干什么！想些别的办法活命吧！”

另一个青年人说：

“这是打鱼的家伙，我倒想买件逮那些王八的家伙，叫他们把我们的水淀搅混了！”

两个人狠狠的说着走了。

随后过来两个老年渔夫，小红又说：

“你们谁买了这一合网，保管你净得大鱼！”

一个老年人看了看说：

“喂！真是一副好网。”

另一个老人说：

“天好，现在也不买那个。能安安生生打鱼吗？”

小红眯着眼问：

“明年哩？”

“明年就能安生？”老人笑了。

“你以为他们要在这里待一辈子吗，你这大伯，真是悲观失望！”小红说着笑了，“这里是我们的家，不是他们的家，这里不是他们的祖业。这里是，这里是，”小红低声说：“是他们王八狗日的坟墓地！不出今年！我看你还是买了这副网吧，好日子总归不远！”

两个老人全笑了，说：

“好，听你的，孩子。要多少钱呀？”

小红说：

“你看着吧！我们是有些紧用项，要不还留着自己使用哩！”

老人说：

“我知道，现在粮食困难，我给你量半斗米的票！”

我看着小红卖了网，就到席市去。

走过一处洼地，上了堤头。堤上净是卖席篓子的，那些老大娘们守着一堆大大小小的篓子，见人过来，就拦住说：

“要篓子吧！你买了吧！”

“你买了吧，我去量点粮食！”

没有一个人答声。

再过去，是一片场院，这是席市。席一捆一捆的并排放着，卖席的妇女们，站在自己席子头起。她们都眼巴巴望着南边大梢门那里，不断的有人问：出来了没有？还有的挤到门口去张望。那是敌人收席的地方，她们等候着那收席的汉奸出来。

很久不见有人出来，巳牌时以后，人们等的极不耐烦了，那个收席的大官员，本街有名的地主豪绅冯殿甲家的大少，外号“大吉甲”，才前呼后拥的出来。他一手拿着一个丈量席子的活尺，一手提着黑色印桶。一见他露头，卖席的人们就活动起来，有的抱了自己的席，跑到前边去，原来站在前边的就和他争吵起来，说：“这是占坟地呀，你抢的这么紧？”那人又只

好退回来。有人尽量把自己的席子往前挪一挪。

收席的开始看梢门口边头一份席，那是小红的娘，不知道她怎么能占的那样靠前。她象很疲累了，弯着腰一张一张掀开席，叫收席的人过眼看成色，量尺丈。收席的象员大将，站在席边，把尺丈一抛，抓起印板就说：

“五百！”

小红的娘吃了一惊，抬起头来说：

“先生，这样的席五百一领呀？”

收席的说：

“这是头等价钱！”

“啊呀！这还是头等价钱！”小红的娘叹口气说，“先生，你说小米子多少钱一斗啊？”

“我买的是你的席，我管你小米子多少钱一斗！”

收席的楞着眼说，“不卖？好，看第二份！”

他从她的席上踏过，就来看第二家的席。小红的娘呆呆的坐在自己的席上。

第二家卖席的是个年轻人，五百一领，他哭丧着脸答应了，收席的就拍拍的在席上打上印记，过去了。年轻人一边卷着自己的席，一边回头对小红的娘说：

“谁愿意卖呀！不卖你就得饿死，家里两集没有粮食下锅了，你不卖就是死路一条。除了他这里，你没有地方去买苇，他又不让别的客人来收席！大嫂！”

我看你停会儿还是卖了吧！”年轻人弯腰背起他那一捆席，到梢门口里去换票去了。

小红的娘低着头说：

“我不卖！”

一开了盘，那些围上来探听的人们，都垂头丧气的回到自己席子那里去了，一路咳声叹气，“五百，头份五百！”干脆就躺倒在自己的席上。

背进席去的人，手里捏着一搭票出来换苇或是换米去了。太阳已经过午。小红的娘抬头看见了我，她许是想起家里等着她弄粮食回去，就用力站起来，一步一步挪到收席的汉奸那里说：

“你收了我那一份席吧！”

“你是哪一份？”汉奸白着眼说。

“就是那头一份。”

“你不是说不卖吗？怎么样，过了晌午，肚子里说话了吧，生成的贱骨头！”

小红的娘卖了席，背进去换了一搭票出来。

我到梢门口那里一望，看见院里和河码头上，敌人收的苇席，垛的象一座座的山。我心里想：这一捆捆的、一张张的席都是这一带的男女老幼，不分昼夜，忍饥挨冻，一尺一寸织成了的。敌人收买席子的办法是多么霸道！自己从小也赶过不少集，从没见过买卖是这样做的！这些卖席的人，竟象是求告乞讨，买席的一定要等到他们肚里饿的不能支持的时候

候，才肯成交。他妈的，这还不如明抢明夺！他们设下一层层的圈套拴的老百姓多么紧！

我正要骂出声来，听见收席的汉奸，正调笑一个年轻的妇女：

“你们看人家这个，多白多细！”

那妇女一张一张掀给他看，他又说：

“慢点哪，别扎破你那——小手指头呀！”

我恨不的过去，把那汉奸枪毙了！忍着气同小红娘俩上船回来。

晚上，就召集人们开会。

支部书记说：

“同志，你知道，我们这里村子不大，却是个出鱼米的富庶地方。自从敌人在端村、关城、同口一带安上据点炮楼，扒大堤破坏了稻田，人们就没有粮食吃。我们这里出产好苇，有名的大白皮、大头栽，远近驰名，就是织席编篓，也吃穿不尽。敌人和傍虎吃食的汉奸们又下令，苇席专收专卖，抢了席子去，压低席的价钱，就把人们逼到绝路上来了。端村大街，过去是多么繁华热闹！现在一天要饿死几口人！再有一年工夫，我们这水淀里就没有人了！”

我说：

“我们要组织武装，寻找活路。我们把村里的枪枝修理一下，找几只打水鸭的小船，组织一个水上游